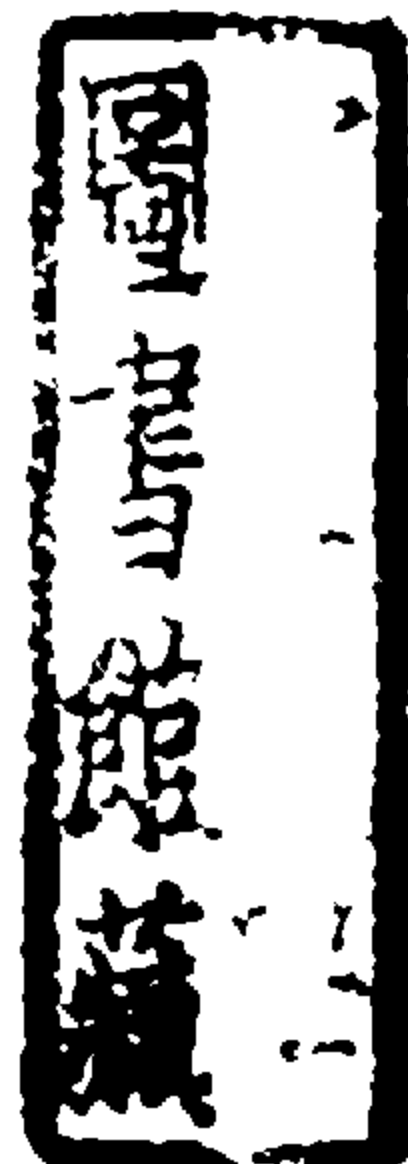


易大象集詮

3



易大象集註自敘



景逸先生曰。年來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生於地。而觀察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無適而非易也。人能潛心觀察。則風雨雷霆。莫非至教。山川草木。皆我座銘。況數聖繼作。遺訓具存。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吾國寶貴之書。又孰有過於易者乎。易以兩畫包羅天地萬物。天下之言易簡。孰有易簡過於此者乎。祖龍之所未燒。古之書完而可信者。孰有過於此者乎。有幹有枝。分條共貫。首尾次第。脈絡井然。又孰有過於此書者乎。余夙探經源。茫茫無畔岸。望洋向若者久矣。晚值亂離。飽更世故。驗之天道。參之人事。覺大易取象。不爲苟設。亦非牽合。乃喟然嘆曰。聖人以易訓人。乃自然顯著之象。非艱深附會之辭。人奈何舍此而叩虛求異乎。所謂大象者。

。伏羲所作之卦圖也。大象之傳。則孔子所作以總解一卦之象者也。周易折中曰。彖辭之傳。專釋文周之書。大象之傳。則所以示人讀伏羲之易之凡也。因獨取大象傳文。洗心靜讀。參以諸家之說。覺稍有領會。乃集爲一篇。以備循省。庶幾因此以窺易理於萬一云爾。壬申夏五月八日。高拱元。

蕙石世丈，與余家締交，凡三世矣。聞諸先父言，其尊人日亭先生，與先太叔祖星村公，及先祖霞谷公，最善，時相過從，每歸，輒語諸兒曰：『看高家昆季，何等劬學！』邇時世丈猶髫齡耳，已爲先輩所器重者如此。中年以後，世丈對於邑中沙田情形，至爲熟悉，先父弼宸公，每以沙田事就商，交尤密。光緒末葉，余又與其哲嗣西屏，同學於李韻濤茂才之門，至是遂四世締交矣。民十一年，先父在滬棄養，世丈輓以聯，有四世締交，追念昔遊之句，蓋紀實也。世丈學貫中西，道參天人，生平治易，尤有心得，於十年前，著有易大象集詮一卷，稿凡五易，都三萬餘言。初日者，山詔余曰：『此書幾經搜集，具體而微，子盍爲我傳之。』余曰：『唯』。夫易，豈易言哉？子曰：『加我數年，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顧坊間之書，關於易著者，浩如煙海，吾人治易，何從一一取而遍讀之？今世丈所著易大象集詮一書，精引繁博，提要鉤元，學者讀此，其於易經門徑，必思過半，斷無扞隔不入之弊。今夏，特將是書，代爲付梓，時逾一月，始告出版。初由余與楊君冠璧及鄭君啓中三人，分任校對，並曾與世丈約定，最後之稿，請其親自核定，以免魯魚亥豕之譏，詎料書未印成，而世丈已遽歸道山，竟不及見是書出版，令人思之撫然，然此鉅著，終得與世人相見，斯則吾人不幸中之幸也歟？是爲跋。

凡例

一每卦書眉所標爻例等。悉依虞氏易義。以便講虞學者。一覽而知其大略。又卦變見於上下經者。據朱子本義所釋。只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十九卦。今並標書眉。以見其概。

一大象所稱君子先王等。虞氏皆有所指。茲悉從李氏易傳所收編入。一編中凡合論之二卦。除八純卦爲旁通卦外。餘皆兩純卦上下易位之卦。如坎下坤上爲師。坤下坎上爲比。同用坤坎。而上下易位。取象便不同也。若既濟未濟兩卦爲坎離上下易位。亦彼此旁通。則六十四卦中所獨也。一注中有兩說相反者。亦並存之。俟讀者以所見去取。

一康熙御纂周易折中。論六十四卦之主。與虞義多合。今分錄各卦之後。便省覽也。

一注中有直稱鄭氏、荀氏、虞氏、王氏、干氏、孔氏者。鄭康成、荀明、虞仲翔、王輔嗣、干令升、孔仲達也。

易大象集詮卷上

嶺南高拱元晦叔遺著

純陽卦與
坤旁通

乾☰☰

乾下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虞氏翻曰。君子謂三。

楊氏時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案虞氏易義。以九三爲君子位。

乾健故彊。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彊不息。

老子曰。自勝者彊。

案虞氏注易。屢引道德經。以其有契於易之旨也。夫自勝云者。克己之謂也。非有乾德之健。其孰能之。

孔氏穎達曰。健是乾之訓也。順者坤之訓也。坤則云地勢坤。此不言天行乾。而言健者。劉表云。詳其名也。然則天是體名。乾則用名。健是其訓。三者並見。最爲詳悉。

朱子曰。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

。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案天人理欲之界。

聖賢所嚴辨也。於此不辨，則雖有善行。或不免爲偽飾之小人。而不得爲君子。故本義首於此發之。

胡氏方曰。此象足以統衆象。君子用此象。足以統用衆象。信稱衆詞冠首之文也。以用也。用象之道於其身也。案作易本爲立教。非空說易道。不與人事

相關。大象每卦必言君子或先王等以此。

周易折中引吳氏曰。性之言云。既濟曰。終止則亂。未濟曰。无攸利。不續終。蓋事之既濟而生亂。與未濟而无終者。皆一念之怠爲之。君子是以貴自強不息。案此則自強不息之一語。實貫全經。孔門傳授心法至要之訓也。

坤

坤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虞氏曰。勢。力也。君子謂乾。伏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

車。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力也。

案老子云。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虞氏引此二語。以明乾

之自強不息。是能自勝者也。坤之厚德載物。是能勝人者也。故以剛健自勝者乾道也。以柔弱勝人者坤道也。

王氏弼曰。地形不順。其勢順。

案地形不方其道方，說見大戴禮記天圓篇，義亦猶此。天地之健順，以理不以。何

虞氏妥曰，天體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勢順也。

合論乾坤二卦

王氏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

。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

孔氏曰。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理。則擬諸坤之形

容（繫辭疏）。

胡氏曰。學者須學天地。而天地在易。則學天地者。學易而已。

學易有要。學乾坤而已。學乾坤有要。學易簡而已。

案易簡即健順也。

案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周易折中云。心一而不二。故易也。事順而無爲。故簡也。故簡也。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簡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夫惟至誠無息則可久。博厚載物則可大。中庸之言。與繫辭互相發明。而包於自彊不息厚德載物二語之中。聖經賢傳。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朝乾夕惕敬直義方。乾坤二卦。已備發蘊奧。大象二語。又其總括也。

樂天知命。無時而不樂乾道也。安土敦仁。無處而不安坤道也。敬聖人效天法地。

易經一書。教人審時度勢。乾言天行。坤言地勢。已括全書之秘要。孟子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夫能審時。乃知待時。能度勢。乃善乘勢。何謂時。觀

坎二之初
與鼎旁通

李氏道平
周易集解
纂疏云以
四陰二陽
之例則當
自臨觀來
茲自坎來
者乾由離
入坎合坤
生震故坎
二之初成
屯也

於天行可識已。何謂勢。觀於地勢可識已。寒暑非其時不退。至其時不得不退。天行然也。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其行不可留。地勢然也。

屯

震下坎上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綸。鄭氏作論。又。荀氏作論。音綸。

鄭氏玄曰。謂論譔詩書禮樂。施政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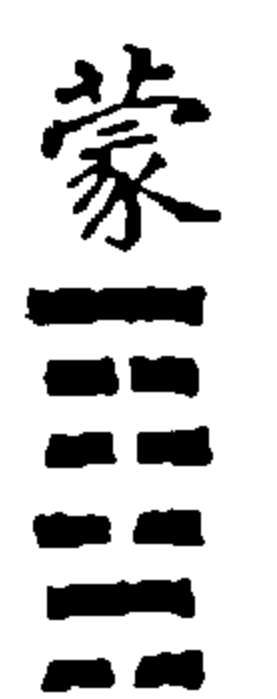
荀氏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

案當屯難之世。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惟伊尹太公之徒足以當之。

案雷動於下。雲興於上。而雨未降。屯之象也。君子處屯難之世。不失常道。論譔詩書禮樂。設施政事。以濟時艱也。君子虞氏解本卦六三云。君子謂陽已正位。蓋屯爲十二月卦。三動反正。成既濟定。定難之君子也。又案四陰二陽之例。卦當自臨觀來。

艮三之二
與革旁通
此與屯同
例艮三陽
之二互震
伏巽震剛
接巽柔乾
坤交也

而虞云自坎來者。以坎二之初成屯。三動則成既濟也。

蒙  坎下
艮上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虞氏曰。艮爲山。震爲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謂二。


謂案二以陽剛居中也。艮爲果。震爲行。育養也。二至上有頤養象。故以果行

育德也。

真氏德秀曰。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

蔡氏清曰。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蒙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

案內爲泉而動。外爲山而靜。故內外動靜交相養。

需  乾下
坎上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宋氏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坎水兌口。水流入口爲飲。二失位。變體噬嗑爲食。故以飲食。陽在內稱宴。大壯案需爲四陽二陰之卦。自大壯來。大壯四之五也。震爲樂。故宴樂也。

程子曰。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胡氏方曰。凡事有相連而未到之分。皆是前境事之當需者。謂此事有與之相連而未至之境。更有所謂既爲此事。又爲速未至之境使至之事。飲食燕樂者。但爲此事畢。則無爲而休閒也。案水氣上升於天爲雲。故需不言水而言雲也。

訟三三

坎下乾上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遯三之二
與明夷旁
通

本義卦變
同

荀氏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三。

案二陰四陽之例。訟自遯來。遯艮三降居二。艮三自乾來也。

程子曰。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林氏希元曰。訟不興於訟之日。而興於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看事理有無違礙。人情有無違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爲。則訟端無自起矣。

胡氏方曰。訟不可不弭者也。故有訟卽有弭訟之理連之而見。

合論需訟二卦

案水氣蒸而上升爲雲。需坎上乾下。故曰雲上於

天。天行而上。水行而下。其行相違。訟乾上坎下。故曰天與水

比九五下
之二與同
人旁通
案一陽
之卦自
剝來依
例當云
剝上之
二然虞
無一陽
一陰自
剝復夬
姤之例
故準比
卦師二
上之五
此當云
比五下
之二也

違行。

師  坎下坤上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陸氏績曰。坎在坤內。故曰地中有水。師衆也。坤中衆者莫過於

水。案全地球面積陸居四分之三。水居四分之三。

虞氏曰。君子謂二。

朱子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陳氏琛曰。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非師之象乎。君子觀師之象。必容保其民。必畜其兵衆焉。蓋田以民分。兵以賦出。故當無事之時。必制田里。教樹畜。使比閭族黨州鄉之民。無不各得其養。民既有養。則所謂伍兩卒旅軍師之衆。以爲他日折衝禦侮之用者。皆畜於此矣。苟平時誨之。無其方。則緩急誰復爲之用哉。

案孫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期。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觀此知地中有水之象其涵義廣矣。

師六五云。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王氏注曰。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己。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按坤道至柔。後而不先。坎爲水。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此師之所以取象於坤坎也。王氏之言。深得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

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比之象也。

比

坤下坎上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何氏晏曰。水性潤下。今在地上。更相浸潤。比之義也。

虞氏曰。先王謂五。初陽已。復震。爲建爲諸侯。

謂師互震也。蜀氏才云。此本師卦也。虞

氏云。師二上之五。案虞無一陽一陰自剝復夬姤之例。故謂師二上之五而成比也。

坤爲萬國爲腹。坎爲心。腹心親

比。故以建萬國親諸侯。詩曰。公侯腹心。是其義也。

師二上之五與大有旁通

干氏寶曰。比者坤之歸魂。亦世於七月。而息來在巳。去陰居陽。承乾之命。義與師同也。纂疏云。比於消息爲四月。九卿值月之卦。內爲卿。卽外爲侯也。建國親侯在四月者。明堂月令曰。立夏之本。天子親師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襄二十六年左傳曰。賞以春夏。是慶賞封建皆在於夏。故建國親侯有取於比也。

案屯之經綸。冢宰掌邦治之事也。蒙之養正。司徒掌邦教之事也。需之飲食宴樂。宗伯掌邦禮之事也。訟之不可長。司寇掌邦禁之事也。師之畜衆。司馬掌邦政之事也。比之建國。司空掌邦土之事也。乾坤之後。卽以此六卦繼之。易義之無所不包。於此可

見。

合論師比二卦

胡氏炳文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無間。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案兵出於民。法制井然。小大相接順以聽命。地中有水之象也。先王澤及天下。如雨泉之潤地。地上有水之象也。

小畜三三

乾下巽上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雷上變巽與豫旁通案此亦不一用一陽一陰卦例

九家易曰。風者天之命令也。今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畜而未下。小畜之義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乾離照坤。故懿文德也。

程子曰。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惟柔順爲能畜止

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德爲小也。朱子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林氏希元曰。大風一過。草木皆爲屈撓。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履三三

兌下乾上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氏曰。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案虞云。變訟初爲

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德爲小也。朱子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林氏希元曰。大風一過。草木皆爲屈撓。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履三三

兌下
乾上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虞氏曰。君子謂乾。辯別也。乾天爲上。兌澤爲下。謙坤爲民。坎爲志。謙時坤在乾上。變而爲履。故辯上下定民志也。

案虞云。
變訟初爲

陽息坤反
否
纂疏云泰
三陽息臨
云息坤者
乾坤消息
往來於否
泰自姤至
否坤成乾
滅則陽息
而反泰自
復至泰

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何氏楷曰。天高地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

泰

乾下坤上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

荀氏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爲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虞氏曰。后君也。陰升乾位。坤女主。故稱后。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故曰成天地之道。相贊左右助之。震爲左。兌爲右。坤爲民。謂以陰輔陽。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李虞氏易

義。例以君子指陽言。此以坤爲女主稱后者。謂以陰輔陽。如后妃助文王以成化也。

鄭氏曰。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順陰陽之節。爲出內

乾成坤滅
則陽消而
反否故否

泰反其類

乃見消息

之用此云

反否在彼

卦則云旁

通是也

卦變又自

歸妹來六

往居四九

來居三

陰消乾反

泰

卦變又自

漸來九往

居四六來

居三也

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養。秋教收斂。冬教蓋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朱子曰。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案朱子注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句云天地之化无窮。

而聖人爲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也。

否

坤下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宋氏衷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而不下降。地氣沈下又不上升。二氣特隔故云否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孔氏曰。言君子於此否時。以節儉爲德。辟其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若據諸侯公卿而言。是辟時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據王者言之。謂節儉爲德。辟陰陽厄運之難。不可自重榮貴而驕逸也。

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胡氏方曰。仕而韜晦。亦是斂德。而君子之斂德。必不可榮以祿方是也。仕而斂德。斂之甚則乖忤。不甚則詭隨。兩者無一可。

故道必在隱。

案朱子本義
儉作收斂解

合論泰否二卦

案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

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蓋以氣運言之。陽道日進則盛。陰道日進則衰。以國家

言之。君子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以一人言之。內健而外順。則蠻貊可行。內柔而外剛。則不行於州里。易經言陰陽大小剛柔內外上下往來。與夫君子小人消長之理。未有如泰否二卦之明且詳者。讀易者所宜潛玩也。

王氏文言汪云。夫識物之動。則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龍之爲德。不爲妄者也。潛而勿用何乎。必

窮處於下也。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人不妄動。則時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案世有治亂。運有否泰。君子可見則見。可隱則隱。味王氏此言。讀六十四卦。皆應識此意也。

陸宣公奏議云。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

師二降初
爲復息成
同人故與
師旁通

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上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忽哉。案陸氏此解。最爲明切。附錄於此。以爲讀易觀象之法。

同人三三三

離下
乾上

天與水。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荀氏曰。乾舍於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師坤爲類。蜀氏云。此本夬卦。九二升上。

上六降二。此以五陽一陰之例。論其升降也。

虞氏曰。旁通師卦。纂疏云。虞无一陰五陽之

例。蓋消息師二降初爲復。息成同人。故云旁通師卦。

乾爲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

索自二至上體姤。

天地相通。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家。見以類族辨物也。

王氏曰。天體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也。

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

比初動陽
爲屯息成
大有故與
比旁通

處物不失其方也。

大有三三

乾下離上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荀氏曰。謂夏火王在天。萬物並生。故曰大有也。

虞氏曰。遏絕。揚舉也。乾爲揚善。坤爲遏惡爲順。以乾滅坤。

體夬。

案自初至五體夬。

揚于王廷。故遏惡揚善。乾爲天休。二變時。巽爲

命。故順天休命。

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案大有以五爲成卦之主。彖傳云。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王氏曰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無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

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又虞氏謂五以日應乾而行於天。卦與比旁通。比初動成震爲春。至二兌爲秋。至三離爲夏。坎爲冬。据此亦順天而行之象。九三爻辭云。公用亨于天子。虞云。天子謂五是也。姚氏規曰，互體有兌之爲澤，乾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宮有也。

合論同人大有二卦

楊氏萬里曰。天討有罪。吾過之以天。天命

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於過而揚。

謙

艮下坤上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劉氏表曰。地中有山。以高下下。故曰謙。謙之爲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爲謙象也。

案此剝上
之三然非
虞義

虞氏曰君子謂三。

王氏曰。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

侯氏果曰。裒聚也。彖云。天道益謙。則謙之大者。天益之以大福。謙之小者。天益之以小福。故君子則之。以大益施大德。以小益施小德。是稱物平施也。

程子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

。則裒所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馮氏倚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大小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彖與六爻無此意。

周易折中曰。諸說皆說向謙本義上。惟馮氏以爲推說。亦可相備。

豫

坤下震上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復初之四
與小畜旁
通

荀氏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於人乎。

案雷聲奮迅而有節。聖人觀雷奮之象。因人之豫。作樂而節之。以養正閑邪。故曰崇德也。

鄭氏曰。奮同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猶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

否上之初
與蠱旁通
卦變本自
困卦九來
居初又自
噬嗑九末
居五而自
未濟來者
兼此二變

進也。上帝天帝也。王有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

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上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

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是也。

案二月春分。雷乃發聲。當震之初九。夾鍾卯也。

隨三三

震下兌上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饗晦入宴息。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

。

翟氏元曰。晦者冥也。雷者陽氣。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

也。故君子象之。日出視事。其將晦冥。退入宴寢而休息也。

侯氏果曰。坤爲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饗晦者也。坤初升兌

。兌爲休息。入宴者也。欲君民者晦德息物。動說黎庶。則萬方

泰初之上
與隨旁通
卦變自賁
來者初上
二下自井
來者五上
上下自既
濟來者兼
之

歸隨也。

蠱三三

巽下艮上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何氏妥曰。山者高而靜。風者宣而疾。有似君處上而安靜。臣在下而行令也。

虞氏曰。君子謂泰乾也。

泰三陽三陰之例。蠱日泰來也。

王氏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

程子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訖。故爲有事之象。

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李氏舜臣曰。山下有風。則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飭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者。猶巽風之鼓爲號令也。育德者。

陽息坤至
二反觀與
避旁通
此十二
月辟卦
也陽初
息復至
二則成
臨矣

。猶艮山之養成材力也。易中育德。多取於山。故蒙亦曰果行育德。

俞氏琰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爲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

臨 三三 兌下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彊。

荀氏曰。澤卑地高。高下相臨之象也。

虞氏曰。君子謂二也。纂疏云。陽息至二。剛而得中。故君子謂二也。震爲言。兌口講習學

。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坤爲思。剛浸長。故以教思无窮。容寬也。仁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坤爲容爲民。故保民無彊矣。王氏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也。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无

達也。是以君子教思无窮。容保民无彊也。

胡氏炳文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俞氏玖曰。臨有二義。以爻之陰陽言。則爲大臨小。以象之地澤言。則爲上臨下。

蔡氏清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可見君子教思之无窮。民吾同胞。以至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必使皆樂其樂而利其利。可見君子之容保民无彊也。

觀  坤下 巽上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九家易曰。先王謂五。應天順民。受命之王也。風行地上。草木

陰消乾至
四反臨與
大壯旁通
纂疏云
否泰反
類爲反
即旁通
也此云
觀反臨
自下反
上又一
義也案
卦有一
畫陽對
一畫陰
者即伏
神卦亦
即旁通
卦有自
下反上
者如例
師爲比
例剝爲
復之類

必偃。枯槁朽腐。獨不從風。謂應外之爻。天地氣絕。陰陽所去

。象不化之民。五刑所加。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

。言先王德化。光被四表。有不賓之民。不從法令。以五刑加之

。以齊德教也。

案五謂乾五。蜀氏才曰。此本乾卦。虞氏曰。觀反臨也。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

鄭氏衆曰。從俗所爲。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

李氏道平曰。設教有二。有反民之俗以爲教者。如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是也。有因民之俗以爲教者。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

不異其宜是也。

案教亦多術矣。因俗以爲教。明刑以弼教。皆教之術也。兼此數

義。乃見先王省觀設教之意。

噬嗑

震下離上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朱子曰。雷電當作雷電。張氏清子曰。蔡邕石經。本作雷電。

是也

否五之坤
初坤初之
五與井旁
通

卦變本自
益卦六四
之五

宋氏衷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章也。用刑之道。威名相兼。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不威。不能伏物。故須雷電並合而噬嗑備。

侯氏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敕治。以示萬物。欲萬方一心也。

程子曰。象无倒置者。疑此交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

徐氏幾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敕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泰上之乾
二乾二之
坤上與困
旁通
來者柔自
三來而文
二剛自二
上而文三
自既濟者

蔡氏清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以立法言。故曰先王。若豐折獄致刑。以用法言。則曰君子矣。

薛氏瑄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明並濟。賁旅以山火山交互爲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

賁三三

離下艮上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虞氏曰。君子謂乾。

案謂泰乾也。從三陽三陰之例。賁自泰來。泰上來之二。二往之上也。

離爲明。坤爲庶政。故明庶政。坎爲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

王氏曰。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

柔自上來
而文五剛
自五上而
文上

陰消乾至
五成剝與
夾旁通

程子曰。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朱子曰。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於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與周禮秋官同意。

剝

䷖

艮上坤下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虞氏曰。上君也。纂疏云。上君也。謂上九也。以非君位。故曰上。宅居也。山高絕於地。今

附地者。明被剝矣。屬地時也。君當厚錫於下。賢當卑降於愚。然後得安其居。

王氏曰。厚下安宅。治剝之道也。

程子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圯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胡氏方曰。虐下者因不知下爲己之宅。君子不爲安宅起見。但自有安宅之效。

合論謙剝二卦

案謙言地中有山者。坤在外。艮在內。地包山。

故爲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剝不言地上有山。而言山附於地者。艮在外。坤在內。地不包山。是山崩而附於山外之地。故爲剝之象也。蓋山雖高立千萬仞。而山足之周圍。皆地所包也。山在外。地在內。豈非山崩之象乎。謙剝二卦。皆以內外言。不以上下言也。易大象之文精矣。

復

震下坤上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虞氏曰。先王謂乾初。

纂疏云。乾息於初。乾爲先。爲王。乾已入坤。故稱先王。

至日冬至之日。坤

闔爲閉關。巽爲商旅。爲近利市三倍。姤巽伏初。

虞云陽息坤。與姤旁通。

故

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今隱復下。故后不省方。復爲陽始。姤則陰始。天地之始。陰陽之首。已言先王。又更言后。后君也。六十四卦。唯此重耳。

陽息坤與
姤旁通

宋氏衷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制之者王增之事。奉之者爲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王氏曰。方事也。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復則止。事復則無事也。

案王氏老子注云。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視。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覩也。義與此注相發。

明。又案王氏注。復其見天地之心句云。凡動息則靜之。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此注說理至精。亦宜參看。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

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朱子曰。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齊戒掩身。以陰陽之所定。虞氏剝象傳注云。乾息爲盈。盈消爲虛。易虧巽消艮。出震息兌。盈乾虛坤。纂疏云。消息十二卦。成於乾坤十二畫。復臨泰大壯夬乾。皆自乾息而成也。故云乾息爲盈。姤遯否觀剝坤。皆自坤消而成也。故云坤消爲虛。陰生於陽。消息皆乾道。而實始於震。震初體復。出入乾坤。而十二卦以成。易虧巽者姤也。消艮者剝也。出震者復也。息兌者夬也。乾盈於甲。故稱乾盈。陽實陰虛。故稱陰虛。日月爲易。乾復易之大關。又虞氏復象傳注云。出震成乾。入巽成坤。十二月不見坎象。纂疏云。陽出復。歷

臨。至泰。反觀。成剝。入坤。爲乾之消息六卦。故云出震成乾。陰入姤。歷遯。至否。反大壯。成夬。盈乾。爲坤之消息六卦。故云入巽成坤。凡得乾坤之卦各八。震巽艮兌之卦各二。不見坎離。蓋日月成八卦之象。乾坤合東納甲乙。震巽合西納庚辛。艮兌合南納丙丁。坎離入中宮納戊己。其處空虛。離爲日光。震巽艮兌皆可見離象。坎爲月精。晦朔之交。滅於坤乙。不可見。故云十二消息不見坎象。又李氏鼎祚云。案易軌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卦別六爻。爻主一氣。其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爻主一日。當周天之數。餘五日四分之一。以通閏餘者也。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純坤用事。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

。復來成震。一陽爻生爲七日。故言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是其義也。天道元邈。理絕希慕。先儒已論。雖各指於日月。後學尋討。猶未測其端倪。今舉約文。略陳梗概。以候來哲。如積薪者也。纂疏云。此主鄭氏由剝至復六日七分。而小變其說也。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超中孚。鄭氏注云。卦氣陽氣也。又曰。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稽覽圖引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今是類謀無此文。蓋逸脫也。尋易律之義。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爻主一氣。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其餘

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以八十分爲日法。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鄭注此經云。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也。又案稽覽圖所稱。蓋言中孚至復六日七分。鄭注此經。則言由剝至復六日七分。李君之注。從鄭氏剝復之說也。易軌者易策也。李君但言日主一爻。故以三百六十日當三百六十爻。而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其言以爻值日之法。本於稽覽。而不言中孚。其言由剝至復之義。本於鄭而不言六日七分。詳陳古法。以著源流。

而李注云云。大旨瞭如矣。

合論豫復二卦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出地奮。由靜而動也。先

王象之。因人心之感。而作樂以宣節之。宣其湮鬱。而節其流蕩。左傳曰。先王之樂。所節百事也。荀子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淮南子曰。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史記曰。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

案人當喜樂時。特患其流蕩耳。故以損減爲樂也。

又曰。

萬物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曰先王以作樂崇德也。雷在地中。由動而靜也。先王象之。以至日閉關。復爲十一月辟卦。月令曰。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案陰陽之爭。與夏至同。生

生機也。此時生機動蕩。當靜以養陽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

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是也。

遜上之初
興升旁通
依例當
二之初
今云上
之初者
以見陰
陽消息
終始循
環之義
卦變自
訟九二
來居初

无妄三三

震下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陽氣普遍。無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妄。故曰物與无妄也。

虞氏曰。與謂舉。罔亡也。謂雷以動之。震爲反生。萬物出震。

无妄者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而京氏及俗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失之遠

矣。有无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若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

疑也。又曰。先王謂乾。乾盈爲茂。艮爲對時。體頤養象。

纂疏云。

先王謂乾者。以乾初故遜初也。艮動靜不失其時故爲時。對之者初乾也。初至四體象頤。案虞氏義。遜上之初成无妄。萬物出震。故以茂

對時育萬物。言物皆死。違此甚矣。

侯氏果曰。雷震天下。物不敢妄。威震驚洽。无物不與。故先王

以茂養萬物。乃對時而育矣。時泰則威之以无妄。時否則利之以嘉遯。是對時而化育也。

俞氏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於此。

何氏孟春曰。易无妄程氏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呂伯恭看至此。爲之竦然自失。

大畜三三

乾下艮上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志或作識

大壯初之上與萃旁通卦變自需來九自五而上

晉四之初與大過旁通

向氏秀曰，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天爲大器，山則極止。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也。纂疏云。說苑曰。五嶽能大布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夫非歛無以爲布。歛者畜之謂也。以山畜天。故曰大畜。虞氏曰。君子謂乾。

丘氏富國曰。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張氏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氣皆天也。

頤 ䷚ 震下艮上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劉氏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案震雷動於下。震初即乾初也。纂疏云。君子謂初是也。

虞云頤反復不衰與乾坤坎離大過中孚過中義纂同疏云乾坤坎離爲四純卦艮大過小過中孚皆震巽艮兌四宮游魂卦也晉乾宮游魂卦故頤從晉來而不從臨觀四陰二陽之例也

荀氏曰。雷爲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慎言語。雷動於上。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殘賤羣生。故節飲食以養物。

王氏曰。言語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

孔氏穎達曰。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義而慎節也。

程子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口之象。以卦形之。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養事之至近。而所

大壯五之
初或兌三
之初與頤
旁通

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俞氏琰曰。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

大過

䷛

巽下兌上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虞氏曰。君子謂乾初。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潛龍之德。故稱獨立不懼。憂則違之。乾初同義。

纂疏云。憂則違之。遯世无悶。皆乾初文言傳文。故云乾初同義也。

故遯

纂疏云
或兌三
之初者
坤盡於
夬至大
過而生
后夬兌
下成巽
坤之終
始也

世无悶也。

程子曰。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朱子曰。澤滅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劉氏牧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

趙氏汝楫曰。獨立如巽木。无悶如兌說。

李氏簡曰。君子進則大有爲。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居。則堅貞不移。世遯无悶可也。皆大過之事。

胡氏方曰。憂患所以成德。然太甚亦能令人喪守。獨澤可生木。而滅木則木斃也。故不喪守是大過人之行。

習坎三三

坎上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氏績曰。

洊再

習重也。水至而溢。通流不舍。晝夜重習。

習字

疑相隨以爲常。有似於習。故君子之象。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五。

虞云。乾二五之坤。與離旁通。於爻觀上之二。纂疏云。虞歸妹注云。乾主壬。坤主癸。日月會北。天地

以離坎戰陰陽。所謂易出乾入坤。乾坎之神也。故乾二五之坤成坎。蓋乾歸大有坤二五乃交乾而成離。離息成坎。故與離旁通。若從四陰三陽之例。則觀上之二也。在乾稱大人。在坎爲君子。坎爲習爲常。乾爲德。震爲行。巽爲教令。坤爲事。故以常德行習教也。

王氏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也。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於坎。然後乃能不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也。故則夫習坎。以常

德行而習教事也。

孔氏穎達曰。水以險之懸絕。亦相仍而至。故謂爲習坎也。以人之便習於坎。猶水之洊至。水不以險爲難也。

程子曰。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如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驅以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蘇氏軾曰。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朱子曰。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案儒家有取於水。盈科而後進也。法家有取於水。準所以爲平也。兵家有取於水。因地而制形也。君子觀坎水之象。善進善平善因。故以常德行習教事。

離三三

離上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虞氏曰。兩謂日與月也。乾五之坤成坎。坤二之乾成離。離坎日月之象。故明兩作離。作成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或以日與火爲明兩作也。又曰。陽氣稱大人。則乾五大人也。乾二五之光。繼日之明。坤爲方。二五之坤。震東兌西。離南坎北。故曰照於四方。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

徐氏在漢曰，繼明者。無時不明也。照於四方者。無處不照也。惟其無時不明。所以無處不照。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合論坎離二卦

陸氏佃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

作也。趨而下者至也。

案說文至字之義。鳥飛從高至地也。

纂疏云。坎離能用乾坤之中。既未濟又得坎離之合。而實乾坤之變。故六十四卦。乾坤居其首。坎離居其中。既未濟居其終。而坎離實乾坤之樞紐歟。

案坎一陽居其中。陽生於子也。水外暗而內明。陰包陽也。離一陰居其中。陰生於午也。火外明而內暗。陽包陰也。先王八卦。離東坎西。日生於東。月生於西也。後天八卦。離南坎北。南方火位。北方水位也。水流不息。薪盡火傳。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

來。皆表繼續之義。故君子觀離坎之象。以常德而繼明也。又案坎爲陽動陰中。亦爲陽陷陰中。荀氏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離有附麗義。亦有別麗義。荀氏曰。離者火也。託於木。是其附麗也。煙燄飛升。炭灰降滯。是其別離也。

易大象集詮卷下

嶺南高拱元晦叔遺著

否三之上
與損旁通

卦變成自
旅來柔上
居六剛下
居五也

咸

艮下兌上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也。

虞氏曰。君子謂否乾。

案三陰三陽之卦。咸自否來。虞氏云。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

乾爲人。坤

爲虛。謂坤虛三受上。故以虛受人。艮山在地下爲謙。在澤下爲虛。

何氏妄曰。虛心受人。不問不拒。卽物來歸已。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澈。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

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無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泰初之四
與益通旁

恆 巽下震上 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宋氏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爲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

卦變恆自
豐來剛上
居二柔下
居初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三也。乾爲易爲立。坤爲方。乾初之坤四。案陽三陰之例。恆自泰來。泰初之四也。三正不動。故立不易方也。

胡氏方曰。方无定。立亦无定。而立不離方則有定。與雷風之流行而必相與似。案立不易方者。主一無適也。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

遯 艮下乾上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陰剝陽至
二成遯與
臨旁遯

崔氏憬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長。若山之侵天。君子

遯遯。若天之遠山。故言天下有山也。

虞氏曰。君子謂乾。

纂疏云。君子謂乾三也。案此本乾卦。陰始消姤。至二成遯。

乾爲遠爲嚴。坤爲

惡爲小人。故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侯氏果曰。羣小浸盛。剛德殞削。故君子避之。高尚林野。但矜嚴於外。亦不憎惡於內。所謂吾家耄遯於荒也。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遯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在乎矜莊威嚴。使之敬畏。則自然遠矣。橫渠張子曰。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意也。

合論大畜遯二卦

天者。積氣也。天體渾圓。包乎地外。元氣充

塞。亦圍注地心。

徐氏朝俊著高厚蒙求。解說最爲明顯。

張氏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氣。皆天也。故天在山中。其象爲大畜。人以藐然之身。能讀窮萬卷。包羅古今。猶山之畜天也。人在平地。見天在頭上。及登高山。天亦在頭上。山愈高而天愈高。故天在山上。其象爲遯。君子之遠小人。亦如天之遠山也。君子之於小人。能籠蓋之而未嘗假之緣也。孔子之於陽貨是也。此君子待小人之法也。

大壯

三三 乾下震上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崔氏憬曰。雷陽氣也。陽至於上卦。能助於天威。大壯之象也。

陸氏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以爲戒。非

禮不履。

案大壯有君弱臣強之象。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杜注。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

曰。附氏之說與左合。

王氏曰。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也。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

按君子當指九三。九三爲君子位。又九三。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虞氏云。朝乾夕惕。故貞厲義亦相合。

程子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

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蹈火。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項氏安世曰。君子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勿履而已。

合論无妄大壯二卦

天下雷行。有振動蕩滌之象。曰物與无妄者

。使民之去其妄也。孟子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新民之事也。雷在天上。其象爲大壯。人有非禮。則中餒矣。能常保其壯者。惟非禮弗履。克己以去其妄耳。夫子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明德之事也。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妄者多矣。乾剛震動。故易於无妄。大壯特著其訓焉。程子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夫能去妄動。不履非禮。則誠存而止於至善之地矣。

晉  坤下離上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或作照。

鄭氏曰。地雖生萬物。日出於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德。

虞氏曰。君子謂觀乾。案二陽四陰之例。晉自觀來。觀四之五也。纂疏云。君子謂觀乾者。乾五也。 乾爲德。

觀四之五
與需旁通
反明夷

卦變同

坤爲自離爲明。乾五動以離日自照。故以自照明德也。

程子曰。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案人心之有所蔽也。雖小而足以害大。鷄冠子曰。兩葉閉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

聞雷霆。故君子慎之。去蔽致知。自昭明德。此誠聖學之要也。

明夷

三三三
離下坤上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虞氏曰。而如也。君子謂三。

案二陽四陰之例。明夷自臨來。臨二之三也。案疏云臨二之三得正。故君子謂三。體

師象。

二至上體師。

以坎蒞坤。坤爲衆爲晦。離爲明。故用晦如明也。

王氏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避也。

孔氏穎達曰。冕旒垂目。纁黼塞耳。**續註**塞耳。無爲清靜。民化不欺。若運

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卽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豈非明藏用晦。

反得其明也。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蒞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樹屏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林氏希元曰。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爲明。亦不是晦其明。蓋雖明而用晦。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於太察。而无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雖无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此古先帝王所以蒞衆之術也。

老子曰。光而不耀。王氏註云。以光鑑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

合論晉明夷二卦

晉明夷二卦。離不言火而言明者。二卦皆互坎。離日坎月。明莫大於日月也。晉離坎在坤上。故曰明出地上。在外言出也。明夷坎離在坤下。故曰明入地中。在內言入也。又二卦之來。夷與坤互。出入地之象也。故不言在地上在地中而言出入。

遯初之四
與解旁通

家人三三

離上
巽下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馬氏融曰。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火生於木。得風而盛。猶夫婦之道。相須而成。

按君子當指九三。
九三爲君子位。

荀氏曰。風火相與。必附於物。物大火大。物小火小。君子之言。必因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言有

物也。大暑鑠金。火不增其烈。大寒凝冰。火不損其熱。故曰行

有恆矣。

言易義廣大。无所不包。荀氏此言。釋言物行恆之義甚美。惟非卦之本義耳。

王氏曰。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擇言。行必有恆。而身无擇行。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恆也。物謂事實。恆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

楊氏時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

王氏應麟曰。言行或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大壯上之
三與蹇旁
通

卦變自離
來者柔進
居三自中
乎來者柔
進居五自
家人來者
兼之

睽三三

兌下離上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荀氏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又曰。大歸雖同。

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兵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王氏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觀上反三
與睽旁通

卦變白小
過來

蹇

艮下坎上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崔氏憬曰。山上至險。加之以水。蹇之象也。

虞氏曰。君子謂觀乾。

案四陰二陽之例。蹇自觀來。觀上反三也。

陸氏績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通水流下。今在山
上。不得下流。蹇之象。又曰。水本應山下。今在山上。終應
反下。故曰反身。處難之時。不可以行。只可反自省察。修己德
用乃除難。君子通達道暢之時。並濟天下。處窮之時。則獨善其
身也。

王氏曰。除難莫若反身修德。

程子曰。山之險阻。下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

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險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

呂氏大臨曰。山上有水。水行不利。不得其地。故蹇也。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之行不得於人。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故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朱子語類曰。潘謙之書云。蹇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无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

。二句便全不同。

項氏安世曰。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勞。

合論蒙蹇二卦

蒙山下出泉。其勢利於行。故君子以果行育德。

蹇山上有水。其勢艱於行。故君子以反身修德。又育者培養使日進也。修者省察而克治也。行有順逆。其不懈於德則一也。

解

坎下震上

雷而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虞氏曰。君子謂三伏陽。

纂疏云。君子謂三伏陽者。臨二息陽。乾三雷正。臨來之卦。升明夷皆三正位。故解伏陽出以解悔悖也。

案二陽四陰之例。解自臨來。臨初之四也。

出成大過。坎爲罪。入則大過象壞。故以赦過

。二四失位。皆在坎獄中。三出體乾。兩坎不見。震喜兌說。罪

人皆出。故以宥罪。謂三入則赦過。出則宥罪。公用射隼以解悖

。是其義也。

臨初之四
與家人旁
通

卦變自升
來三往居
四

孔氏穎達曰。赦謂赦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趙氏汝楫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猶刑獄之有赦宥。

合論屯解二卦

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

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

朱子本義說。

屯卦上坎下震。是雷動於下。雲布於上。雨猶未降之象。

故爲屯也。解卦上震下坎。是雷奮於上。雨降於下之象。故爲解也。

損

兌下艮上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懲或作登。又作激。激猶清也。

虞氏曰。君子泰乾。

案三陽三陰之例。損自泰來。虞云。泰初之上也。

乾陽剛武爲忿。坤陰吝

嗇爲欲。損乾之初。

蜀氏才云。泰三之上。虞云。初之上。纂疏云。損乾之下。以益坤上。當從虞義。

成兌說故懲

忿。初上據坤艮爲山。故窒欲也。

王氏曰。可損之善。莫善忿欲也。

孔氏穎達曰。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動。境有順逆。故情有忿欲。

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

楊氏時曰。損者德之修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

朱子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王氏申子曰。和說則無忿。知止則無欲。故曰修德之要也。

折中曰。凡大象配兩體之德者。皆先內後外。故當以虞氏之說爲

是。益象亦然。

案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是懲忿窒慾。治心之最要者也。

合論成損二卦

咸感也。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

萬物。故曰咸。

鄭氏康成說。

損互體坤。坤爲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

。澤以自損。增山之高也。

亦鄭氏說。孔氏穎達說同。

故曰損。感貴虛乃通。損

貴懲與窒。

否上之初
與恆旁通

益 ䷩

震下巽上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虞氏曰。君子謂乾也。

乾謂初也。三陰三陽之例。益自否來。虞云。否上之初也。案損爲損下益上。故云泰初之上。益爲損上益

下。故云否上之初。

上之三。雷爲見。

纂疏云。三上失正。易位成離。

乾爲善。坤爲過。坤三

進之乾四。故見善則遷。乾上之坤初。改坤之過。體復象。

案初至四

復體復以自知。故有過則改也。

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孔氏曰。子夏傳云。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孟僖亦與

此同。其意言必須雷同於前。風散於後。案前謂內卦。後謂外卦。然後萬物皆

益。如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

之爲益。其在雷後。故曰風雷益也。六子之中。並有益物。獨取

風雷者。何晏云。取其最長可久之義。案王氏恆卦注云。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孔氏疏云。

彖曰雷風相與。雷之與風。共相助成之義。故褚氏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是也。又此卦明夫婦可久之道。故以二長相成。如雷風之義也。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

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

胡氏炳文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助。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速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

蔣氏悌生曰。風雷相益。迅速不遞。君子法之。見善則即遷。知過必速改。不可猶豫。

折中曰。雷者動陽氣者也。故人心奮發而勇於善者如之。風者散陰氣者也。故人心蕩滌以消其惡者如之。

合論恆益二卦

雷震長陽也。風巽長陰也。恆卦陽正位乎外。陰

正位乎內。可久之義。故雷風爲恆也。益卦陽唱於先。陰隨於後

。卦畫由下積。從初至上。故下爲先。上爲後。

相助之義。故風雷爲益也。何氏楷曰。咸言

感。心之德通於虛也。不損不虛。懲忿窒欲。損之又損。致虛以

陽決陰息
卦也與剝
旁通

復其初。咸恆言久。心之德凝於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而成其爲恆。

夬

乾下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陸氏績曰。水氣上天。決降成雨。故曰夬。

虞氏曰。君子謂乾。乾爲施祿。下爲剝坤。

案夬伏剝。即旁通卦也。

坤爲衆臣

。以乾應坤。故施祿及下。乾爲德。艮爲居。

案謂剝艮

故居德則忌。

陽極陰生。謂陽忌陰。

李氏翱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兩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

之夬。夫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肆。蓋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案李氏此言。深得易道陽忌陰之旨。

王氏曰。澤上於天。夬之象也。澤上於天。必來下潤。施祿及下

之義也。夬者明法而決斷之義也。忌禁也。法明斷而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明而能嚴。嚴而能施。健而能說。決而能和。

美之道也。

孔氏曰。夬有二義。象則澤來潤下。彖則明法決斷。所以君子法此夬義。威惠兼施。雖復施祿及下。其在身居德。復須明其禁令。合於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故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程子曰。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

朱子曰。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

折中曰。財聚而不散則悖出。故君子以施祿及下。居身無所畏忌。則滿而溢。故君子之居德也。則常存畏忌而已。禮曰積而能散。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夫如是則何潰決之患之有。

案施祿及下。則能

散而無悖出之潰決。居德則忌。則能持而無滿溢之潰決。

胡氏方曰。祿德皆惠澤之意。居德則忌。謂留惠爲所惡。反言施期於盡也。

合論履夬二卦

對天而言。則地與澤皆爲下。而澤比地小而尤卑

。且所在各有分限。故君子觀天澤之象。而以辨上下也。上下辨。則民志定矣。澤上於天。則勢須返下。故君子以施祿。惠澤下逮也。然有惠不可無威。君子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居德則忌也。康誥言文王之敬忌。穆王訓刑。亦曰敬忌。北宮文子曰。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此之謂也。

姤三三巽下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姤古大作遘。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消卦也與復旁通

翟氏元曰。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布。故君子以施命告化四方之民

矣。

虞氏曰。后繼體之君。姤陰在下。故稱后。與泰稱后同義也。乾爲施。巽爲命爲誥。復震。

案虞云消卦也。與復旁通。纂疏云。坤消乾自姤始。故曰消卦也。復姤之初。陰陽互伏。故姤與

復旁通。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

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象

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故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

纂疏云。伏體震。四正方伯

卦。震在二月。故東方。消息卦姤在五月。故南方。又巽爲八月卦。故西方。旁通復消息卦。復在十一月。故北方。震謂復震。巽謂姤巽。故云。皆總在初。

孔氏曰。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爲遇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者。

風行草偃。天之威令。故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於四方也。

程子曰。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

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

龔氏煥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折中曰。巽之申命。因有積弊而振飭之也。姤之施命。與巽正同。蓋在三畫之卦爲巽。在六畫之卦。卽爲姤也。施命申命。所以消隱慝。除積弊。法風之吹散伏陰。

合論小畜姤二卦

風者天之命令。風行天上。則是令未下行。君

子觀小畜之象。務在積德正身。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以懿文德

。天下有風。風无不周。宣布教令之象也。故王者法姤以施命誥

四方。

施命誥四方。王者之事。故稱后。

觀上之四
與大畜旁
通

萃二二三

坤下兌上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荀氏曰。澤者卑下。流潦歸之。萬物生焉。故謂之萃也。

虞氏曰。君子謂五。除修戎兵也。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陽在三四爲修。坤爲器。三四之正。離爲戎兵甲冑飛矢。坎爲弓

弧。巽爲繩。艮爲石。謂敕甲冑。

敕了彫反。書費誓。善敕乃甲冑。鄭氏云。敕謂穿微之。孔疏云。謂甲繩

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

鍛厲矛矢。故除戎器也。坎爲寇。坤爲亂。故戒不虞

也。

王氏曰。聚而无防。則衆心生。

程子曰。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觀萃象而戒也。

朱子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事。故當豫爲之備。又澤本當在

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合訟臨萃二卦

王氏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

上於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而聚澤。則无隄防之勞。

萃聚澤无隄防之勞。所以能保无疆也。以隄防而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

爲治世之防。除治其戎器。以爲不虞之戒。若以治安而忘戰守之

備。則是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也。其可乎。

升

巽下坤上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

慎或作順。

虞氏曰。君子謂三。小謂陽息復時。

案二陽四陰之例。升自臨來。纂疏云。臨息自復。故云小謂陽息復時。

復小爲德之本。至二成臨。臨者大也。

何氏安曰。君子謹習爲先。修習道德。積其小以至高大。

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

臨初之三
與无妄旁
通

卦變升自
解來柔上
居四

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合論觀升二卦

行於地上而无不至者莫如風。故風行地上。爲省

方觀民之象。止於地中而能日進者莫如木。故爲積小成高之象。

地下非風行之所。故升之巽。不言構而言木。

揚子太玄。以上干二首準升。上首曰。陽氣育

物於下。咸射地而登乎上。干首曰。陽扶物。如鑽乎堅。鈇然有

穿。又法言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是其義也。

又案太玄

增首次三。木以止漸增。測曰。木止漸增。不可蓋也。王氏涯曰。蓋掩也。司馬氏注。君子之學。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枝華寔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日新

困

坎下兌上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虞氏曰。君子謂三伏陽也。

纂疏云。乾三君子。伏於否下。故君子謂三伏陽也。案三陽三陰之例。困自否來。否二之上也。

王氏曰。澤無水。則水在澤下也。水在澤下。困之象也。處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窮。道可忘乎。

程子曰。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朱子曰。水上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馮氏當可曰。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又曰。體坎險以致命。體兌說而遂志。

案大象凡言中者。謂在下也。如地中有水師是也。今兌上坎下。而云澤无水者。以地振河海而不洩。水皆地之所包也。若水在澤下。則爲水下漏而澤涸。故曰无水也。與隨云澤中有雷。革云澤

中有火。義各有當也。

井

巽下坎上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虞氏曰。君子謂泰乾也。

案三陽三陰之例。井自泰來。泰初之五也。

王氏曰。木上有水。水之象也。水以養而不窮也。

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

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又語類曰。木上有水井。說

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卻有瓶。

案卦辭云。羸其瓶凶。

瓶自是瓦器。只是說

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又云。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如菖蒲葉。

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顚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

愚嘗驗之他種植物亦然。即

瓶上插枝。亦有如是者。朱子特舉菖蒲示例耳。

問如此則井之義。與木上有何預。曰木上有

水。便如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折中曰。大象木上有水。須以朱子之說爲長。彖傳巽乎水而上水

。則鄭氏桔槔之說。不妨並存也。

案鄭氏曰。坎水也。巽木桔槔也。互體離兌。外堅中虛。瓶也。兌爲

暗澤。泉口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勞民者如巽風之

布號令。勸相者如坎水之相灌輸。

革三三

離下兌上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崔氏憬曰。火就燥。澤資涇。二物不相得。終宜易之。故曰澤中

有火革也。

虞氏曰。君子遯乾也。

案二陰四陽之例。革自遯來。虞云遯上之初也。

曆象謂日月星辰也。

離爲明。坎爲月。離爲日。蒙艮爲星。

案旁通蒙有艮

四動成坎離。日月

得正。天地和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曆明時也。

程子曰。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案金在火上。亦革之義也。前漢書律曆志云。易金火權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曆明時。顏氏師古注云。離下兌上。故云金火權革是也。

合論睽革二卦

睽上火下澤。火自炎上。澤自潤下。二物不相遇。故睽也。革上澤下火。火燥澤溼。二物相遇而不相得。故當易而革之也。又澤爲聚水之所。與坎只言水不同。故離兌换位。與坎離换位有異也。

鼎三三

巽下離上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荀氏曰。木火相因。金在其間。調和五味。所以養人。鼎之象也。

虞氏曰。君子謂三也。案三謂大壯。乾三也。從四陽二陰之例。鼎自大壯來。虞云。大壯上之初也。鼎五爻失正。獨三得位。故以正位凝成也。體姤謂陰始凝。初巽爲命。故君子以正位凝命也。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然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李氏元量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

鄭氏汝諧曰。革以致命。鼎以定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

合論家人鼎二卦

家人離內巽外。故云風自火出。鼎巽下離上。

不可言風上有火。亦不可言火自風出。故言木上有火也。風自火出。一發而不可遏。故君子觀其象。慎言修行。近由家始。木上有火。調物成新。故君子觀其象。正位凝命。安重若鼎。

震

震下
震上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虞氏曰。君子謂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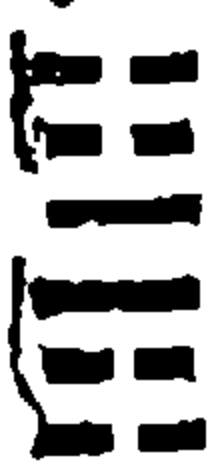
案二陽四陰之例。震自臨來。臨二之四也。纂疏云。六子皆從乾坤相索。其在六十四卦。又從爻變消息來。

也。二出之坤四。體以修身。坤爲身。二之四。以陽照坤。故以恐懼修省。老子曰。修之身。德乃真也。

程子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則威益盛。君子

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修飭循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項氏安世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既震矣。又修省焉。洊在其中矣。

胡氏炳文曰。恐懼作於心。修省見於事。修克治之功。省審察之力。折中曰。恐懼修省者。君子之洊雷也。非遇雷震而恐懼也。須從項氏。

艮  艮上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虞氏曰。君子謂三也。三君子位。案四陰二陽之例。艮自觀來。虞云觀五之三也。乾消為觀。蜀氏才觀卦注曰。

此本乾卦是也。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艮三即乾三也。故言君子謂三。三君子位也。

震為出。坎為隱。伏為思。

故以思不出其位也。

程子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案常人每作一事未了。又思量別事。是亦出位也。思不出位者。主一無適之義也。

董氏曰。董氏宋人失名。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來往之理。惟兩

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案君子養生修德之事。莫切於慎言節食懲忿窒慾。而頤損二卦。相取於象艮。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讀易者觀兼山之象。可以知修養之要矣。

漸三三艮下巽上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虞氏曰。君子謂否乾。案三陰三陽之例。漸自否來。否三之四也。纂疏云。乾三爲君子。故君子謂否乾。乾爲賢德

。坤陰小人。柔弱爲俗。乾四之坤爲艮。案否卦上乾四。下之坤三爲艮。爲居。以陽

卦變漸自
渙來九進
居三自旅
而來九進
居五

善陰。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王氏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

孔氏曰。木生山上。因山而高。非是從下忽高。故是漸義也。止而巽者。漸之美也。君子求賢德使居位。化風俗使清善。皆須文德謙下。漸以積之。若以卒暴威刑。物不從矣。

程子曰。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故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馮氏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善內卦艮止。居德止諸內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於外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折中曰。地中生木。始生之木也。山上有木。高大之木也。凡木

始生。枝條驟長。旦異而夕不同。及既高大。則自拱把而合抱。自揜手而干霄。必須踰年積歲。此升與漸之義所以異也。居德善俗。皆須以漸。又居賢德。然後可以善俗。亦漸之意也。

合論蠱漸二卦

左氏僖公十五年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案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洪範稽疑。曰貞曰悔。是也。

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杜氏注曰。艮山也。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落山木之實。則材爲人所去。又昭公元年傳。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杜氏注曰。山木得風而落。

案此則蠱卦之巽。爲山下有風。兼取木落之象。故爲蠱也。蠱惑蠱壞之時。事貴振作。故以振民育德也。漸乃山上有木。木根日漸深固。且峻嶺茂林。風氣至爲清善。故以居賢德善俗也。

歸妹䷵

兌下震上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虞氏曰。君子謂乾也。

案乾謂泰乾。三陽三陰之卦。歸妹自泰來。泰三之四也。

坤爲永終爲敝。乾

爲知。三之四爲永終。四之三兌爲毀折。故以永終知敝。

干氏寶曰。雷薄於澤。八月九月將藏之時也。

案歸妹內卦侯在八月。外卦侯在九月。雷已收

聲

君子象之。故不恃當今之虞。

虞安也。

而慮將來之禍也。

崔氏憬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動

始則征凶。

案泰三上之四。動不終則无當位。故始則征凶。

攸利。

案泰四下之三。柔失正位。又无正應。以柔乘三。不正之剛。故終則無攸利。

故君子以永終知敝爲戒者

也。

孔氏曰。澤上有雷。說以動也。故曰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者。

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君子象之。以永長其終。知應有不終之敝故也。

程子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省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生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恆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

折中曰。澤上有雷。不當以澤從雷取象。當以澤感雷取象。蓋取

於陰陽先動。為歸妹之義。

案咸卦山上有澤。亦以感為義。蓋山澤通氣。自當言感。而澤非從雷之物。尤當言感。而不

得言從也。

案虞氏云。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備四時正卦。

合論隨歸妹二卦

隨內震外兌。此動而彼說。

此內彼外也。

為物來隨已

。雷藏澤中。是雷始收聲。蟄蟲壞戶之時也。故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歸妹內兌外震。彼動而此說。為自內適外。雷薄於澤。是雷將藏之時。凡將藏物。必先簡料。而後保固防敝。故君子以永終知敝也。

豐三三

離下震上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荀氏曰。豐者陰據不正。

案陰謂五為豐主。

奪陽之位而行以豐。

案彖曰豐大也。

故

噬嗑上之
三與渙旁
通

折獄致刑以討除之也。

虞氏曰。君子謂三。噬嗑四失正。繫在坎獄中。故上之三折四入

。大過死象。案自二至五。大過象半見。大過爲棺槨。故云死象。故以折獄致刑。兌折爲刑。

賁三得正。故无敢折獄也。

虞氏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而豐三從噬嗑上來之三。折四於坎獄中而成豐。

○君子以折獄致刑。陰陽交故通。噬嗑所謂利用獄者。此之謂也。○案此則消息卦變例也。

王氏曰。文明以動。不失情理也。

程子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合論噬嗑豐二卦

程子曰。噬嗑言先生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

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蘇氏軾曰。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曰无折獄。无折獄。取其明以止也。

案噬嗑震下離上。雷轉於下。電見於上。爲宣示申儆之象。布法而未至於行法也。豐離下震上。雷奮於上。電曜於下。爲聲討蕩除之象。則行法之時也。凡輕雷下轉時。電只在雲際打閃。若大雷震天。則如火蛇掠地。噬嗑豐二卦取象之別歟。

旅三三

艮下離上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侯氏果曰。火在山上。勢非長久。旅之象也。

賁初之四
即否三之
五與節旁
通

虞氏曰。君子謂三。離爲明。艮爲慎。兌爲刑。坎爲獄。賁初之

四。獄象不見。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與豐折獄同義者也。
案賁三互坎。虞云。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之豐同義。纂疏云。此賁初之四成旅也。亦即否三之五。不從三陰三陽之例者。以艮離易位。非乾坤往來也。豐不自泰來而自噬嗑。故與噬嗑之豐同義。

王氏曰。止以明之。刑戮詳也。

孔氏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又上下二體。艮止離明。故君子象此。以靜止明察。審慎用刑。而不稽留獄訟。

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趙氏汝楫曰。火煬則宅於灶。治則宅於爐。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寓耳。故爲旅之象。離虛爲明。艮止爲謹。君子體之。明謹於用刑而不留獄。蓋獄者人之所旅也。不留獄。不使久處其中也。

用刑固貴於明。然明者未必謹。謹者或留獄。明矣謹矣。而遷延不決。雖明獨闇也。雖謹反害也。

張氏清子曰。明則無遁情。慎則無濫罰。明慎既盡。斷獄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合論賁旅二卦

賁山下有火。明不及遠。雲又蔽之。互坎且互震爲

春。賁內卦離。由春入夏。非用刑之時。故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旅山上有火。勢不留行。風又助之。互巽且互兌爲秋。旅外卦離。由夏入秋。用刑之時也。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巽三三

巽下巽上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氏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貴其心從。故曰行事也。

虞氏曰。君子謂遯乾者。

案二陰匹陽之例。巽自遯來。遯二之四也。

巽爲命。重象故申命。

程子曰。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郭氏雍曰。夫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無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皆主巽而言也。

丘氏富國曰。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

俞氏琰曰。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聽信其說。然後見之行事。則民之從之也。亦如風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務在必行。

不行則徒爲虛文耳。

合論震巽二卦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震洊雷。故恐懼而加以修省。非徒恐懼而已也。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巽隨風。故申命而繼以行事。非徒申命而已也。

兌三三

兌下兌上

麗澤。兌。君子以明友講習。

大壯五之
三與艮旁
通

虞氏曰。君子大壯乾也。

案四陽二陰之卦。兌自大壯來。虞云。大壯五之三也。○纂疏云。從四陽例宜三之五。此云五之三。變也。

○君子大壯乾謂五也。

陽息見兌。

纂疏云。陽息至二見兌。

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

類爲朋。伏艮爲友。

纂疏云。兌與艮山澤通氣。

坎爲習。震爲講。

纂疏云。震聲爲講。伏坎震爲講。

習也。兌兩口相對。

纂疏云。兌上陰。○開兩口相對。

故朋友講習也。

鄭氏衆曰。樂耽於酒。則有沈酗之凶。志累於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

在斯焉。

此條據孫氏星衍集解引口訣義。

王氏曰。施說之道。莫盛於此。

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

程子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

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

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案世傳功過格彙纂

一書。以至交晤對。但商才學用功。不及德業。列於記過之條。審此則知講習道義。爲朋友相益之大者也。

又曰。天下之說不

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說有相滋益處。

蘇氏軾曰。取其樂而不流者也。

案水所聚而不流者澤也

朱氏震曰。講其所知。習其所行。

蔡氏淵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俞氏琰曰。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猶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

合論艮兌二卦

止而常安者山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君子法

之。以思不出其位。無雜擾之思。則靜而常安矣。

折中云。思不出位。諸家皆作所

欲不出其位。思字不甚重。今觀咸卦云。貞吉悔亡。憧憧往來。而夫子以何思何慮明之。則此思字却不可略。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濬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後能慮。蓋思不出位之說也。聚而不流者澤也。兩澤相麗。能互滋潤。君

子法之。以朋友講習。以友輔仁。則樂而不流矣。

荀氏曰。謂受命之王。收集散民。上享天帝。立宗廟也。陰上至

四承五爲享帝。陽下至二爲立廟也。離日纂疏云。卦无離日。疑有誤字。上爲宗廟

。案乾鑿度。上而謂天帝宗廟之神所配食者。王者所奉。故繼於上

。至於宗廟。其實在地。地者陰中之陽。纂疏云。二於三才爲地。故至

居於地上。故云。有似廟中之神。纂疏云。以上爲天帝。二爲宗廟。此又爻位變例也。

虞氏云。否乾爲先王。案三陰三陽之卦。渙自否來。否四之二也。纂疏云。乾爲君。故爲王。已消則爲先王。否消卦也。享

祭也。震爲帝爲祭。艮爲廟。四之二。殺坤大牲。故以享帝立廟

。謂成既濟。有噬嗑食象故也。纂疏云。二之初。上之三。變正成既濟。二至五有噬嗑象。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

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

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呂

氏大臨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合論井渙二卦

井巽下坎上。不可云水在風上。故以巽木取象。

以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井之象也。不變其所。而霑潤及遠。故曰井德之地也。勞民勸相。取井養之義也。渙卦之巽。兼取木象。木乘風而行水上。舟之象也。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有舟楫。以濟不通。則離者可合矣。享帝立立。皆所以合其散也。

節三三

兌下坎上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侯氏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

虞氏曰。君子泰乾也。

泰三陽三陰之例。節自泰來。泰三之五也。

孔氏曰。數度謂尊卑禮命之多少。德行謂人材堪任之優劣。君子象節以制其禮數等差。皆使有度。議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折中曰。議德行。諸儒皆謂一身之德行。獨孔氏謂在人之德行。於議字尤切。且得愛爵祿慎名器之意。

案此即荀子所謂謫德而定位也。荀子又曰。德必稱位。位必稱祿。

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此之謂也。

程子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朱氏震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滌之。水以澤爲節也。

郭氏雍曰。在人之節。則制度數。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內也。爲國爲家。至於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

合論困節二卦

郭氏雍曰。澤无水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

案困當不可爲之時。致命遂志。君子處困之道也。節當大有爲之時。制數度。議德行。君子知節之宜也。

中孚三三

兌下巽上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虞氏曰。君子謂乾也。

案謂訟乾也。虞氏云。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避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至四。故從訟來。纂疏云。此不能

兩爻並動以成之卦。故不從遯大壯來而從訟來。

崔氏憬曰。流風令於上。布澤惠於下。中孚之象也。訟坎爲獄。

震爲議爲緩。

纂疏云。震木德寬仁爲緩。

坤爲死。乾四之初。則二出坎獄。兌說

震喜。

案震爲大笑。

坎獄不見。故議獄緩死也。

王氏曰。信發於中。雖過可亮。

孔氏曰。中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爲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也。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是其大者也。

楊氏萬里曰。風無形而能鼓幽潛。誠無象而能感人物。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不殺。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也。

徐氏幾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

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艮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

項氏安世曰。獄之將決則議之。其既決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無憾也。

折中曰。風之入物也。不獨平地草木爲之披拂。巖谷竅穴爲之吹吁。卽積水重陰之下。亦因之而凍解冰釋焉。此所以爲至誠無所不入之象也。民之有獄。猶地之有重陰也。王者體察天下之情隱

。至於議獄緩死。然後其至誠。誠無所不入矣。

合論大過中孚二卦

大過兌在巽上。不可云澤在風上。故取巽木

爲象也。澤在木上。與水在木上不同。水在木上。過而不留。還潤樹根。樹根吸水復升木末。如桔槔轆轤之轉水。故爲井象也。澤則不流之水也。不流之水。而在木上。故事沒水也。澤滅木。爲亂世之象。故君子以獨立不懼如木。遯世无悶如沒。沒謂潛行水中也。中孚澤上有風。亦與渙風行水上不同。水流風行。故爲渙散。風行澤上。則如政教之布於國內。崔氏云。流風令於上。布澤惠於下。是也。故君子以議獄緩死。

小過

艮下震上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虞氏曰。君子謂三也。

虞氏云。當從四陰二陽臨觀之例。陽未至三。而觀四已消也。素與訟四之初成中孚同例也。

侯氏果曰。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過於大。故曰小過。

折中云。

雷出地。則聲方發達而大。及至山上。則聲漸收斂而微。故有平地風雷大作。而高山之上不覺者。此小過之義也。案此可與侯氏之說相發明。

孔氏曰。雷之所出。本出於地。今出山上。過其本所。故曰小過。小人過差。失在慢易奢侈。故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

程子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

張子曰。過恭過儉。皆宜下之義。

朱子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

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晁氏說之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子羔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楊氏啓新曰。過恭過哀過儉。此豈不爲高世絕俗之行。過而乎人。但其所過者。以收斂卑下爲過。故但可言小過。不可言大過也。

合論頤小過二卦

頤卦雷在山下。下動上止。故其象爲頤。而義

在慎節。小過雷在山上。大下小上。故其象爲小過。而仍取宜下。君子持躬。無在不收斂抑下。

古之英雄。其真正過人本領。亦在收斂抑下。

過恭過哀過儉

。皆收斂抑下之意。人情喜樂則肆。悲哀則斂。故過哀亦屬收斂。頤小過二卦。聖人於飲食

日用。示人以動止之則也。

既濟三三離下坎上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泰五之二
與未濟旁
通

荀氏曰。六爻既正。案虞氏云。泰五之二。六爻得位。纂疏云。於例當二之五。而五之二者。泰坤女主。下交於二也。必當

復亂。故君子象之。纂疏云。君子謂泰乾三也。思患而豫防之。治不忘亂也。

王氏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程子曰。自古天下既濟。而至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王氏申子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思此而豫防之。則可以保其初吉。而無終亂之憂矣。

龔氏渙曰。水上火下。雖相爲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能防在乎豫。

能豫在乎思。

案既濟者。在國家爲雍睦治平。在軍旅爲戰勝。在一身爲康強無病之時。然君子防患。尤必謹於此也。學易者亦常懍乾三之訓而已矣。

未濟三三

坎下離上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虞氏曰。君子否乾也。

案三陰三陽之例。未濟自否來。否二之五也。

艮爲慎辨。辨別也。物

謂乾陽物也。坤陰也。艮爲居。坤爲方。乾別五以居坤二。故以慎辨物居方也。

侯氏果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雖復同體。功不相礙。所以未濟也。故君子慎辨物宜。居之以道。令其功用相得。則物咸濟矣。王氏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也。

否二之五
與既濟旁
通

孔氏曰。君子見未濟之時。剛柔失正。故用慎爲德。辨別衆物。各居其方。使皆得安其所。所以濟也。

程子曰。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安於其所也。

朱子曰。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朱氏子震曰。有辨然後有交。有未濟乃有既濟。而未濟含既濟之象。

何氏楷曰。慎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慎居方者。方以類聚也。

案六爻皆失正者。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君子觀此。思使天下之物。咸得其所。此大學絜矩之道也。又案虞氏云。坤方道靜。故以類聚。乾物動行。故以羣分。詳虞氏義。是物方指乾坤言也。

乾坤爲易之首。而未濟居六十四卦之終者。以天下事物。無有了時。一事纔辨。一事又至。此事未辨。他事已至。如秋樹下掃落葉。吾欲了之。何時而了耶。此六十四卦之所以終未濟。而教人以慎辨也。

說文。辨判也。段氏王裁注云。辨從刀。俗作辨爲辨別字。符寒切。別作從力之辨。爲幹辨字。蒲莧切。古辨別幹辨無二義。亦無二

形二音也。

合論既濟未濟二卦

序卦曰。初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恆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

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

鄭氏注云。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

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无窮極之謂者也。

孔氏曰。水在火上。炊爨之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不成烹飪。未能濟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濟。

案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既濟之極。則反於未濟。既尚之上六是也。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未濟之上九是也。惟既濟而思患豫防。則初吉者。不至於終亂矣。未濟而慎辨物居方。則處置得宜。而物咸濟矣。又濟者渡也。二卦爻辭。皆有濡尾曳輪濡首之象。君子觀其象。處既濟之時。當濟之道有窮。處未濟之時。當思俟汔洄也乃濟。曰日慎。聖人垂訓之意深矣哉。

總論六十四卦

孔氏曰。凡六十四卦說象不同。或總舉象之所由。不論象之實體。又總包六爻不顯上體下體。則乾坤二卦是也。或直舉上下二體。若雲雷屯也。天地交泰也。天地不交否也。雷電噬嗑也。雷風恆也。雷雨作解也。風雷益也。雷電皆至豐也。洊雷震也。隨風巽也。習坎坎也。明兩作離也。兼山艮也。麗澤兌也。凡此一十四卦。皆總舉兩體而結義也。取兩體俱成。或有直舉兩體上下相對者。天與水違行訟也。上天下澤履也。天與火同人也。上火下澤睽也。凡此四卦。或取兩體相違。或取兩體相合。或取兩體上下相承而爲卦也。故兩體相對而俱言也。雖上下二體共成一卦。或直指上體而爲文者。若雲上於天需也。風行天上小畜也。火在天上大有也。雷在天上大壯也。明出地上晉也。

風自火出家人也。澤上於天夬也。澤上於地萃也。風行水上渙也。水在火上既濟也。火在水上未濟也。凡此十五卦。皆舉上象而連於下。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亦有雖意在上象。而先舉下象以出上象者。地上有水比也。澤上有地臨也。山上有澤咸也。山上有火旅也。木上有水井也。木上有火鼎也。山上有木漸也。澤上有雷歸妹也。山上有水蹇也。澤上有水節也。澤上有風中孚也。山上有雷小過也。凡此十二卦。皆先舉下象以出上象。亦意取上象。共下象而成卦也。或先舉上象而出下象。義取下象以成卦義者。山下出泉蒙也。地中有水師也。山下有風蠱也。山下有火賁也。天下雷行无妄也。山下有雷頤也。天下有山遯也。山下有澤損也。天下有風姤也。地中有山謙也。澤中有雷隨也。地中

生木升也。澤中有火革也。凡此十三卦。皆先舉上體。後明下體也。其上體是天。天與山則稱下也。若上體是地。地與澤則稱中也。或有雖先舉下象。稱在上象之下者。若雷在地中復也。火在山中大畜也。明入地中明夷也。澤无水困也。是先舉下象而稱在上象之下。亦義取下象以立卦也。